

## 家長生命教育樂章-勇敢面對不完美

文／湯雅玲

念大學的時候，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群幼稚園小朋友，其中一個小女生用小手指著我，對旁邊的小男生說：「咦！你看，她長得好奇怪呵！還會走路耶！」

莫非我被當成「外星人」了？

我記得國中的生物課本裡明明有教「白化症」，而且還附上一張「黑人的白化症」照片，怎麼現在長大了，還是常被當成「外國人」？

白化症是一種先天缺乏「黑色素」的疾病，因為缺少黑色素，導致膚色及毛髮呈現「白化」的症狀。

成長過程中，我從討厭到接納，和絕大多數的身心障礙者一樣，一開始怨懟父母把自己生下來；接著討厭上學，因為會被取笑；後來開始自閉，害怕人群，自卑感重，防衛心強，不喜歡自己……

幸好，我常常遇到貴人，他們「完全接納」我，並給予「不嫌多的稱讚」，使我能在一次的挫折中變得更好。

第一堂課 認識老師

因為這樣的生命歷程，讓我在成為老師，第一次踏進教室前，作了「萬全準備」，知道學生可能會有的好奇、疑問和反應，決定採取「主動出擊，先發制人」的策略。每任教一個新班級，前兩堂課的授課內容，只有「認識老師」這一項。

白雞蛋和土雞蛋

第一堂課，我準備了一籃雞蛋，裡頭大概有十來個，只有一個是「白雞蛋」，其他都是「土雞蛋」。一站上講臺，在黑板上寫下我的名字後，就拿著那一籃雞蛋問學生：「你們猜，我準備這籃雞蛋要做什麼？跟老師有什麼關係？」

反應快的孩子立刻回答：「我們都是土雞蛋，你是那個白雞蛋，因為你的膚色是白的。」這個答案當然是我要的，但也有搞笑的學生說：「老師，你好好呵，這節課要煮蛋來吃嗎？」「老師，難道這些蛋是你生的嗎？」……

「先發制人」的策略奏效，這個動作立即解除孩子的擔心和疑惑，我的目的就是要讓孩子知道：「我的外表是可以討論的。」接著，他們就拋出了很多問題：「老師，你不能晒太陽，那你晒了不就會融化？」

我回答：「我又不是冰淇淋！」

學生又問：「老師，你這麼怕光，要不要把教室的燈關掉？」「老師，如果你跟正常人結婚，生出來的孩子會不會變成『斑馬』呀？」

我笑著說：「我還『乳牛』呢！你以為我是調色盤哪！」

「老師，那你看得到我們嗎？」「我只是『看不清楚』，不是全盲。」我說。

「老師，很可惜耶！這樣你就不知道我長得有多帥！」……

當孩子感受到我很願意和他們討論「我」的時候，他們的心其實已被我打開了。他們從互動、回應中，認識了白化症和一般人的不同。

我也很誠實的告訴孩子，我的視力不好，有時候甚至得用放大鏡看作業，走在路上，如果不熟，其實沒辦法認出他們的臉孔；但我告訴他們，「因為這些不方便，所以我需要你們的協助，你們的字要寫大一點，不准用淡色的筆寫字，走在路上要主動跟老師打招呼，而且要

『出聲』，不能只靠『無聲的揮揮手』，上課要發言，請自動出聲……」

要求學生幫老師

這些「要求」在孩子眼裡變得「很有趣」，因為他們的角色從「被動的接受者」，轉換成「主動的協助者」，他們被賦予任務，要成為「協助老師的人」。從小到大，我自己都沒經歷過「老師也需要被幫忙」的歷程。

第二堂課 看紀錄片

第二堂課，我給學生看一部有關白化症的紀錄片——「月亮的小孩」，那是將近二十年前的影片。十歲的時候，我參加了「白化症聯誼會」，當時吳乙峰導演正在籌畫拍攝這部片子，我的故事也幸運的被納入。

影片裡，當我被問到怎麼被嘲笑時，回答沒兩句就哭得稀里嘩啦的。孩子們看完影片，心情應該是很奇妙的，不需要太多言語，我想他們就可以感受到我這二十年的不一樣。

站在講臺上已經是第六個年頭，我愈來愈相信——「孩子需要一個不完美的老師」。

我沒有完美的求學歷程，所以能理解怎麼聽都聽不懂的挫敗；我沒有完美的個性，所以知道犯了錯有不敢承認的時候；我沒有完美的家庭，所以能體諒父母忙於工作而疏於照顧我；我相信孩子需要的不是一個完美無瑕的表率，而是一個不完美的人，教他們如何面對自己的不完美。